

一路走來始終有妳—女性的生涯支持

宋鴻燕（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副教授）

收到前一期科技人論壇，拜讀「女性在男性職場的優勢」一文，除了讚賞傑出的女性科技人在職場的優異表現，也不禁想見當前，或是一直以來，由「性別區隔」所形塑的職場生態，只能依循著適者生存的遊戲規則運作，抑或是職場中的生態不夠友善？科技職場的高門檻令大多數的女性卻步？所謂的男性職場比較貼近事實的說法是以男性為眾的工作職場，這樣以特定性別的工作者所形成的職業場域呈現出職場的「性別區隔」。不過，在這裏我並不想探討這個議題，而是在答應本期主編昭吟寫一篇短文之後，腦海中不時浮現這一路走來所受到的鼓勵與扶持，包括來自於我的家庭，特別是母親以及身邊的同儕、好友們，當然，還包括在求學、工作階段的女性師長們，為我樹立了生涯的典範。

女性的典範在那裏？

記得在美國念書時，每年四月底系辦公室裏總是特別熱鬧，看到一些小孩來到系辦和擔任秘書的媽媽工作一天，後來才知道四月最後一週的星期三是「秘書日」，而「帶孩子上班日」和「秘書日」相距不遠，才會不時看到一群小孩陸續地出現在辦公室。美國帶孩子上班日是4月22日（加拿大是11月7日），所以經常在這一天秘書們的孩子造訪辦公室，孩子與身為秘書的媽媽共渡一天，也藉機認識媽媽的工作，或是秘書的工作。其實不限於媽媽帶孩子上班，爸爸也在這一天帶孩子上班，讓子女認識父母親的工作以及感謝父母親工作的辛勞。如果一個小女孩跟著媽媽到工作場所上班，看到自己的媽媽做的事情和她在家裏廚房做的事情不一樣，看到母親在職場所扮演的角色，她會不會在心中問道：我將來是否要過著如此這般的生活？還是我可以有更多的選擇？

一直以來，學校不時傳遞著男性成功的需求，女性是促成並協助男性成功的推手，由學校行政人員的比例、男女教師的比例，以及主管性別的比例，不難看出，在生涯選擇上，行政人員的女性人數還是比較多。如果我們也有「帶孩子上班日」，做父母的會期待孩子認同自己的工作嗎？當時沒想那麼多，只是印象中秘書工作多半是由女性擔任。回到國內工作第一個正式的工作是在一所科技大學任教，新工作除了教學還擔任行政主管，每週一清早開會時，在座的主管盡是男性，除了訓導主任之外，我是第二位女性，當時的校長也是女性，記得她在面試時問我，如果我賺的薪水比先生多，夫家會不會有什麼意見？當時也沒想太多，只想到有人賺得多不是也很好嗎？夫家也沒有期望我一定要去工作，只認為念到博士學位的女性還不是要顧家，要先安內才能攘外。當時因為還在醫院和大學的生涯探路，就先志願性地參與榮總小兒復健科楊主任的早期療育服務，為自閉症孩子做復健，除了獲得實務方面的經驗，也看到一位優秀富有善心的女醫師，同時在大學任教，兼顧家庭與工作的雙重角色，卻成為替許多特殊孩子開拓未來的

先鋒，這段經驗讓我受到非常大的鼓舞，原來典範就在眼前！

身邊總是有妳（們）相挺

母親的數理能力是她的強項，卻在考大學時因為外婆的決定而沒能讓她走上原本可以發光發熱的舞台，除了工作，她把理化的天份轉移至烹飪，廚房成為她的天地，在同樣是物質變化的情境中，她所生產的不是學術論文，而是填飽四個孩子肚子的可口食物，從小跟在母親身旁看她在烹調時展露的熱情，雖然是個愛好美食者，然而我卻對廚房裏的事沒多大興趣。家裏到處看得見各式各類的書籍，時時刻刻聽得見母親的歌聲，錄音機不時傳送英文歌曲，要不就是父親的英語九百句型，自小喜愛閱讀、觀察、操作實物的我，從來沒有玩過洋娃娃，不知道是父母的開明，還是自己的傾向，我老是和哥哥玩他的車、飛機、積木，不難想像升國中的暑假在補習班做空間智力測驗竟然是班上最高分。

國中時念女校被分在數學實驗班，曾經發現一個數學解題的方法而去請教當時的導師也是數學老師，想知道他的看法，但是沒有得到什麼回應，因為他自己計畫要出國留學的事一直沒有著落又加上健康問題，時常要我這個做班長做決定，記得在國三時，班上同學想要舉辦個畢業旅行，校方要求每一位要參加的同學交家長同意書，全校只有我們這一班收集了家長同意書，熱心的同學自願擔負起交通住宿安排，順利、開心地去了趟溪頭算是畢業旅行。很難想像當時這一群十五、六歲的小女生竟然完成了一個壯舉，頗像是開了現在鼓勵青年壯遊的先例。

高中時多半在社團、教會團契中渡過，考大學時選填了心理系，莫名地被心理學的內容所吸引，大二時決定畢業後要出國進修，雖然英文、數學的成績從國中到高中一直是不分軒至，為了提升自己的英文程度，大二選修了英文作為輔系，記得大二上結束時看到不起眼的輔系成績，卻要付出每週上課兩個傍晚所換來的代價，當時真想放棄，母親卻分析把英文念好的理由，眼前的付出為的是將來，修完了輔系、畢業之後我按照計畫出國留學。

赴美念研究所時，自願請求指導教授每週為我批改一篇文獻心得，教授在大學雙主修心理學和數學，文筆思緒都非常出色，除了論文的指導，我也在她的支持之下選修微積分、音樂輔系。當時還有另外一位鋼琴老師，她是一位傑出的女音樂家，實踐女性主義的單親母親，在課業之餘我們分享人生、音樂，在寫論文期間，我的生活充實、心靈穩定。很感謝這一路都有傑出的女性前輩扶持，與她們之間的分享、分擔，讓我順利完成學業取得學位。

忠於自己、彼此扶持

自家庭、學校、社會、一直到進入職場，女性在強調獨立研究的學術領域中單打獨鬥的情況很普遍，其實當前社會資源的分配若是以知識分享作為前提，學術生態中融合人性與科技特性，應該較以往更利於女性的學術生涯。其實並不竟然，女性在現實環境中，經常必須面對二擇一的窘迫，一旦走入家庭，成為全家的照顧者，每天的生活就開始忙碌地打轉。即使是科學人，本身具備條理分明、

目標清楚與問題解決導向的特質，在生涯過程中仍然需要彼此支持、同理與分擔。放眼望去，周遭的同儕中還是有為數不少的女性是獨立扛著學術與家庭的擔子，即使生產時請育嬰假女性教師需要支持系統，包括來自於家人、同事與服務機構的支持。

身為一位女性，又是大學教師，想要照自己的方式過日子還真需要另一半的支持與分擔，浪漫、悠閒舒適的生活風格誰都嚮往，但我嚮往的卻是除了悠閒自在之外，還要看到自己存在的價值。生涯重心已逐漸明朗化，投入較多心思在工作領域，然而，許多年輕女性未必能夠有我這樣一路有人相挺的際遇。先生的姊姊和姊夫都是學化工的，自然會影響外甥女選擇的領域，她是念機械的女生，每次見到她總是妝扮的青春洋溢，181 的身高特別出眾，最近要自科技大學畢業，當我問她這四年過得似乎不是很快樂，她說了許多學習環境中的氛圍，是令人不悅甚至卻步，倒不是功課負荷不了，而是一種學習的感受，她也已經決定轉換跑道。

大學校園一直以來就存在「性別區隔」，大學部理工科系裏還看到為數不少的女生，到了研究所，碩士班還有幾位女生，博士班就真是寥寥無幾，不久前偶然在校園中遇到剛拿到博士學位的男同事，機電系的博士生在他的記憶中前前後後大概只有三位博士女學生，其中一位已獲得學位，另外兩位是否完成學業則不得而知。就在最近，研究所放榜了，已畢業的女學生回來找我，考上國立大學研究所，還不相信自已已經考上了，一直不能肯定自己、接受自己的成就，甚至於已開始擔心能不能順利畢業，當然，變數仍然很多，不過，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心態著實令人想一探究竟，為什麼優秀的年輕女性看不清自己的優勢？看不到自己的未來？

寫到這裏，感謝的是我一直遇到學習路上的前輩，心靈、學術上的引領，目前在行政工作上許多出色的女性主管成為我學習效法的榜樣，讓我得以持續地面對生涯中的轉換。心理學家 Barbara L. Fredrickson 被喻為是正向心理學運動中最有天份的人，她的天才與創意展現在她所設計的實驗中，作為一位充滿正面的動能、熱情的女科學家，同時也讓周遭的人感受到快樂、滿足。我也期許在未來能夠協助更多身邊的年輕女性，勇敢追求她們嚮往的生涯，讓我們在生涯中找到自己、忠於自己。